



心動痕跡

目 錄

序幕 5

不要驅走吸血到一半的蚊

第 1 章 17

記住當初的心動甜蜜

第 2 章 67

保留回憶的秘密公園

第 3 章 91

被逼消失的戀情

第 4 章 119

一枚掉在梯板的螺絲

第 5 章 摩天輪上的兩人世界	149
第 6 章 毫無難度的相愛	195
第 7 章 步步為營的痛愛	217
第 8 章 欺騙全世界的騙局	237
最終章 不着痕跡的心動痕跡	269

序幕

不要驅走吸血到一半的蚊

後來發生很多事，
令兩個人不能一起走下去，
那是後來的事了。

就像一同出發旅行，
在行程中遭遇無法預計的意外。

和任天堂簽下離婚協議書那天，楚浮在一家露天茶座坐下發呆。

她留意到坐在鄰桌是個戴墨鏡的男人，把一隻手擺在餐桌上，指尖前有一杯喝光了的Espresso、一包香煙。

這時，有一頭蚊子慢慢停降在男人的前臂，楚浮滿以為他會撥走，或一手拍死牠，但男人卻靜靜看着牠把針穿透皮膚，仍是一動不動。

她真的忍不住問：

「先生，蚊子正在吸你的血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」

雙眼藏在墨鏡後的男人，連半眼也沒看楚浮，恍如欣賞着蚊子的說：「你知道，被蚊叮後，為何會紅腫痕癢嗎？那是由於，

你驅走了吸血吸到一半的蚊子。」

楚浮揚起了眉，迅即被男人的話吸引。

「蚊子把針刺進人體後，吸滿了血就會飛走。」男人靜

靜的說：「可是，在吸血過程中把它撥走，它一受驚，

針頭就會留在人體內，那就是導致紅腫的原因。」

這時，蚊子的針頭離開了他的前臂，拍翼飛走了。

「所以，除非是及早發現了，在牠吸血前將之驅除，否

則，待到牠完成整個程序，讓牠自然而然離開，就是把傷害減到最低的上策。—

「傷害既已形成，又有什麼高低之分？」

男人這才正式把臉轉向楚浮。

他好像發現了什麼，脫下墨鏡，再看了楚浮超過三秒鐘，問了一句：

「為什麼，你要戴綠色的Color Con？」

這真是個很奇怪的問題，可是，她想也不想便回答：「我想把自己變成幽靈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男人掀一下嘴角，整個人陷入沉思中。

「這個綠色鏡片……似乎挑起了你一些心事？」

他搖了搖頭，「不。」

猜錯了嗎？啊，沒關係。

楚浮聳聳肩，她早已習慣被誤解。所以，她也不介意製造誤會。

當她想中止這段對話，男人說：「不止那麼簡單，是挑起了整個故事。」

然後，男人臉容上有一絲哀傷閃過。

這時候，侍應生走向楚浮，問她需要喝什麼，她點了兩枝啤酒，請侍應生給這位先生一枝。

然後，她伸手到男人的桌前，從煙包裏拿出一根香煙，用打火機點着，噴出長長一口煙霧。

男人沒阻止，任由她去做。他看看她的手，「我可問一

下嗎？妳戴了多年的戒指，為什麼突然脫了下來？」

楚浮這才低頭看左手無名指，有着一個箍緊的圓圈壓紋，由於很久沒脫下，圓圈上的膚色，跟整個手背的膚色有顯著分別。

卻沒想到，這個才結識幾分鐘的男人，很快就發現。

「我離婚了。」不知怎的，她說得很坦白：「一小時前才簽的離婚紙。」

「開心嗎？」

這問題看似荒唐，卻不失乾脆爽直。

「很開心、也很不開心。解脫了，前面卻一片空洞。」她剖白自己，卻又難得地得到一個釋放機會：「我盼這一天盼很久，到了真正拿起筆簽署的一刻，我卻非常不捨得。」

「你不妨這樣想。」男人說：「結婚就像訂下一份永久合約，你當時願意簽下，他也願意簽下，即表示兩個人都是認真的，那是無庸置疑的。後來一定發生很多事，令兩個人不能一起走下去，那是後來的事了。就像一同出發旅行，在行程中遭遇無法預計的意

外。」

男人的話很有力，讓楚浮感到一陣莫大安慰。

她不知不覺便愈說愈多：

「回想起來，我這一世人做錯了很多事。但沒有一件事，比起我開口喊離——」

就在這時候，一陣震撼人心的巨響，截斷她的話。

只見前面約五十公呎的十字路口，一輛疑似失控的貨櫃車，高速撞開了幾輛小汽車，直剷上行人路，把所有街燈、花圃、垃圾箱、欄杆等雜物全推開，恍如排山倒海的海嘯般，朝兩人的方向正面猛衝過來。

楚浮腦裏一片空白，恍如朝她疾撲過來的，是一頭猛虎，

她只夠時間失聲吐出一句：「走不走？」

男人看着那個火速撲近的貨櫃車車頭，只覺它巨大得像

一面高牆，他簡單說了句：

「太遲了，不要走，避不過就是避不過。」

可不是嗎？她雙腳狠狠發軟，又能走到哪裏去？

楚浮軟弱的心，馬上變得結實了。

她無意識的伸手過去，按着男人放在座椅旁的手背。雖

然，男人並沒有把手按在她手背，送她一點安慰。但她感受男人的大手的熱力，才反映到自己的手冰得像雪了幾個月的冷藏乾貨。

她一直以為自己堅強硬朗，但原來，面對生死關頭，她也無法坦然面對。

她唯一可做的，是把臉別去男人的方向，不要親眼目睹自己被壓成肉醬。

因此，她看到了男人的表情。

令她匪夷所思的是，男人牢牢看着疾衝過來的車，臉上無半點懼色……不，這樣形容並不準確……他簡直就是直視死亡，眼神裏更有種奇怪的……狂熱！

貨櫃車走到兩人座位前的十呎，司機稍微的扭軸，車身擦過兩人身旁，把隔鄰的鐵桌椅

全壓扁在巨輪下，車身撞進了酒吧，車頭陷入舖內，搭載的大貨櫃在車身上搖搖欲墜，幾乎壓落左邊的兩人身上，它猛烈搖晃了好幾下，才完全停定。

死裏逃生的兩人，絲毫無損。

車的後輪就在身邊不超過五呎，整架車冒着白煙。

楚浮心裏在想，是的，男人說得很對，避不過就是避不過，如果剛才選擇逃難，跑進了店內，說不定就是陰差陽錯，反變了遇難。

當危機真正解除，男人帶笑的說了一句：

「很高興，跟你在這情形下認識了。」

楚浮的靈魂慢慢回來了，她卻留意到，他臉上隱約有種

失望。

她放開了男人的手，拿起餐桌上的啤酒定驚，卻像得了什麼柏金遜病，握瓶子的手在半空中抖顫着，根本湊不

近嘴巴前。

男人也提起了啤酒，拿到她的酒樽前，跟她敲擊一下。

「妳好，我叫霍品超。」

兩酒樽相敲，發出一下很清脆的響聲，聲音不算大，但

楚浮如像春雷。

她忽然覺得，心裏恍如有什麼一直沉睡的、連自己也忽略了的極為重要的東西，好像給他一下喚醒了。

她鎮定得多，望向霍品超，煞白的臉容綻出了微笑，回復常態的說：
「你好，我叫楚浮。」